

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光荣

■钱月龙 篆刻

我曾经是嘉定一家铁路部件制造厂厂长,全厂工人中,有的曾是外地因破产或停产的国有大中企业的厂长、经理、工程师,有的是外地大学、中专毕业生,也有的曾是农民,但在外闯荡多年已学到了一技之长的师傅,当然也有的是从农村里出来的青、壮劳力工。我与他们多年的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情谊。每当我想起他们——我的工人兄弟,就像一股股暖流,激励我永远向前、永远进步。

2001年春节前一个月,HX铁路部件制造厂因突发事件,失去了企业经营权。集团公司领导临时通知了我担此重任。面对陌生的铁路部件制造行业,面对来自全国10个省25个地区、企业已欠其4个月工资的200多位外地来沪务工人员,面对早已停产的加热炉和沾满灰尘、污垢的机器,我一片茫然,束手无策,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可是,这些善良、朴实而真诚的工人兄弟,并没有为难我,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委屈,克服着各自的经济困难,自觉来厂清理污垢、维修机器,准备恢复生产。当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将一份春节期间别的企业都不愿意接的产品订单交到我们厂时,全厂工人欢呼雀跃、兴奋不已。为了在15天时间完成10个集装箱铁路部件的出口任务,工人兄弟们硬是啃着方便面、喝着矿泉水,不分昼夜奋战在成型炉前,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当运送集装箱的货船如期驶离上海港、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发来感谢电报时,工人兄弟们都因连续数天的突击加班,已在甜蜜的梦乡里……

■咏华

HX铁路部件制造厂恢复了生机,全厂工人兄弟又集思广益,研制开发了6大系列100多项新产品。在北美的数万公里的铁路线上有无数“HX”标记铁路产品,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公路线上,有“HX”标记的蘑菇螺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城市改造的轨道交通线上也有“HX”标记的锥型螺纹道钉、钩头道钉……就是在我国铁路的四次大提速过程中,有着雷霆万钧之力的内燃机车上,还装有我厂研制的“HX”标记的折头螺栓(原来依赖进口)。最使人难忘的是,当浦东磁悬浮列车通车前夕,急需数万件高强度螺栓,并必须在10天内交货。如此短时间,从原材料采购到加工、热处理,而且还要先拿出100个样品,并经同济大学、某研究所及德国专家检测、分析、优选确定后,才可批量生产。但是,我厂的工人兄弟没有退缩,为了祖国,为了上海和嘉定的声誉,他们憋足了劲拼搏,硬是在3天里制作了120枚高强度螺栓样品,经中、德专家检测优选后,确定“HX”厂为浦东磁悬浮列车线提供高强度螺栓生产厂家,这时,朴实的工人兄弟激动地哭了……

现在,我虽然调离“HX”厂了,可是工人兄弟善良、勤劳、朴实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眼前。逢年过节,我也牵肠挂肚地惦念着厂里的工人兄弟。“五一”节是劳动者的节日,我祝愿“HX”厂全体工人兄弟及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节日快乐!

最近老爸有点不对劲,总是坐立不安,欲言又止。

一日,他终于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想和你妈复婚……”声音虽轻,但我听来却是如雷贯耳,猛拍大腿,确信自己不是做梦。

这么多年,老爸一个人也挺不容易,家庭和事业的压得他身心疲惫,他需要一个爱的港湾来停靠,可当初抛弃我们母子的也是他!老爸声泪俱下,说欠我们太多了,不好意思去见我妈。看得出他一片真心,我也经不住哀求,扮演了“红娘”的角色,准备说服已伤透了心的老妈。

我的嘴皮几乎磨破,老妈还是无动于

写下这标题,怀念、钦佩之情便汹涌起来。这是对国画大师的怀念,这是对在一个艺术上不断追求并至死不渝的画坛大师的钦佩。

陆俨少,这使我热血沸腾的名字。

在陆先生生前的书画室挂着一幅行书,这是陆先生自撰自书的七绝。诗云:“历尽坎坷见在身,行年八十尚精神。空余笔砚平生志,自比未堪更后人。”落款为:“庚年九月八十述怀。八二老人陆俨少并书于晚晴轩。”

1991年元旦。深圳中国画廊为陆先生举办个人书画回顾展,贺者如云,画坛大家华君武、宋文治、刘旦宅、徐子鹤等应邀出席开幕式,我亦忝列其中。我见陆先生将上述七绝也一并展出,知他非常重视这首诗。

1999年6月26日,是陆先生90周岁生日,又是嘉定为陆俨少艺术院开院庆典之日。这时,陆老已仙逝数年,但庆典的书画展上,同样将陆先生八十述怀的七绝展出,是体会并体现了陆先生的精神和情怀的。

其实,对陆先生这首七绝所述的情怀,我是不甚了了,一直琢磨了10多年,才有所领悟。在1991年元旦深圳的陆老个人书画回顾展上,我曾请教过陆老,尤其是末句“自比未堪更后人”,似懂非懂,云里雾里。陆先生笑呵呵地告诉我:“我这句话看似谦虚,其实并不谦虚。”

陆俨少一生坎坷,却不坠青云之志,在书画艺术的崇山峻岭中孜孜兀兀,跋涉不止。尤其是在“文革”10年中,被造反派迫害,曾乘车到青浦淀山湖畔,想以死洗冤,终究舍不得丹青而返回。在艺术上,他重线条,以线条勾云画水,还开创了“留白”之先河,被宋文治先生称之为“一支小笔打天下”。按理说,他晚年在他的“晚晴轩”里,无须打拼,该安享晚年了。但他不然,“笔砚”是他“平生志”,是

“行年八十尚精神”,人老心不老,与时俱进、探索不止的精神令人钦佩。在山水画艺术上,陆老有全面成熟的技巧,谢稚柳先生生前称“俨少山水,缜密不失深厚,娟秀不失老辣,今古画苑,殊不多见”。谢老这里说的“今古画苑,殊不多见”,真是推崇备至啊!陆先生说的老年变法,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已经体现出来了,观其晚年作品,他更注意在运用传统点线的基础上,突出墨块形成的“面”,使画面更丰腴、更滋润。对于这种变化,沪上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在陆俨少艺术研讨会上作如是评价:“陆老的画,现在又在变。原来是精密、细致、工整,现在宽松,显得更滋润。其创作趋势越来越年轻。”陆先生晚年仍在追求变法,且成果累累,这种精神难道不令人钦敬吗?!

“自比未堪更后人”,这句诗透着豪迈、自豪,透着求新、变法。陆先生认为,自己在山水画创作上的成绩以及对山水画创作上追求、探索,精神是同时代画家中罕见的;对于“更后人”来说,自己可能比不上。这不是陆老说的“我这句话看似谦虚,其实并不谦虚”的意思?!

今年清明时节,陆先生家属和嘉定区民政局将陆先生墓从苏州迁至长安墓园,遂了陆先生前叶落归根之愿。现我谨以此文纪念,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吾辈当以陆先生为楷模,与时俱进,奋斗不息。

自比未堪更后人

■赵春华

他精神的寄托和追求。他80岁时还思索着“变革”。在1991年深圳的陆老个人书画回顾展中,他用一口纯正的嘉定土话读他写好的稿子,读他的“改革”宣言:“我今年83岁,学画60年,在此60年中,走过弯路,摸过暗弄堂,自己觉得顺畅愉快有进展的时间固然有,然而画不称意,沉闷的时间更多。起初学不到传统,要打进去,所谓打好笔墨基础,觉得很难。之后,又要跳出来,不为传统圈住,那就更难。到现在我还在探索前进中。我想,再过20年,到了100岁,在艺术上作最后的冲刺,完成老年变法。那时,我向各位再举行一次汇报展出,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的工人兄弟



汇龙潭

HUILONG TAN

五月的欣喜 ■张文国 摄

雨后的虹

■陈美峰

高音部唱的是主旋律,所以常常把唱低音部的人“拽”得找不到调。虹总是一边指挥,一边仔细倾听,即使是微小的杂音或不和谐音,她都能一耳辨出。一天排练时,她让每一个声部单独练唱。我们高音部的却唱得非常明亮,虹听完后忍不住鼓掌,赞扬我们唱得很有表现力。虹还说:在合唱中,高音虽明亮,但有时难免单薄,如果与厚实的中、低音相互和谐,那就是非常美丽的声音。但我却不以为然。

直到我亲身体会了,才知道每一个声部都有它的妙与美。为了加强低音部,

我被抽了“壮丁”。我唱过高音部后,才真正知道唱低音部的难处。高音尽可以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体会一种宣泄的痛快。而低音的把握需要技巧。喜欢高亢激昂之音的我,唱低音部一场排练结束,竟有一种要被压抑窒息的感觉。

“要用你们的声音把歌词的意境表达出来,而不是念歌词。在准确地表现旋律之后,还需要我们4个声部完美的配合。和谐的声音才是最美丽动听的。”虹耐心给我们讲解各音节、各声部的轻重缓急等节奏处理。“我们用跳跃的节奏表现春雨的淅淅沥沥;用反复的旋律及渐渐变弱的和声,表现春雨细细渗入泥土、无声无息滋润着大地;用舒缓优美的音色表现万物对春雨的期盼……”虹在向们娓娓述说着春雨与音乐的“约会”。

我忽然觉得,虹,不就是一场春雨后的彩虹吗!

我给父母牵“红线”

■晓辉

衷。她红着眼眶说:“这么一说,好象到头来全是我的错了?”“爸也是为了这个家,再说我们也需要他……”我开始用眼泪来争取主动权,不料此举让老妈的泪水决了堤。许久,她有所妥协:“我再考虑考虑。”

为了打动老妈的心,我给老爸出主意:既然互相不能马上通电话或者见面,那就使用最传统的方式——给她写“情书”,重温过

去那段恋爱的感觉。于是,老爸把休息时间全耗在琢磨情书上了,随信还附上一枝红玫瑰。送信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星期一次,雷打不动。但无数次送信中最“惊险”的一幕,现在还记忆犹新。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翻包找东西,老爸的信从包里滑落下来。这时,不知从哪儿蹦出一只小狗,叼起信就跑,我喊着追上去,它

突然停下,对我虎视眈眈,吓得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幸亏它发现我并无恶意,信叼在嘴里也索然无味,便弃信而逃。

刚开始,老妈把回信交给我时脸上会有几朵红晕,后来老爸的信若迟迟未来,她竟会催促我。在我的操作下,他们上网聊了。老爸是搞电脑的,小意思;老妈打字却连“Z”和“ZH”都分不清,急得我满头大汗。不久,他们决定约会了,我把地点安排在公园。公园里春风送暖,景色宜人,可在我看来,更迷人的还是爸妈的幸福会面。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甬提有多高兴。

2个月后,老爸和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